

御德寇，抗倭贼，猛士难抑国仇家恨； 美人恩，兄弟义，英雄自有侠骨柔情。

根据同名电影《精武风云·陈真》剧本改编

精武风云

Legend of the Fist
The Return
of Chen Zhen

张志成 陈嘉上 著
牛生 郎启波 改编



华文出版社
Sinoculture Press



精武风云

Legend of the Fist
The Return of Chen Zhen

张志成 陈嘉上 著
郎启波 改编

W
华文出版社
Sinoculture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精武风云 陈真 / 张志成, 陈嘉上 著; 午生, 郎启波 改编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10. 9

ISBN 978-7-5075-3262-3

I. ①精… II. ①张… ②陈… ③午… ④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175731号

精武风云 陈真

著 者: 张志成 陈嘉上

改 编: 午生 郎启波

责任编辑: 刘峰

出版发行: 华文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55

网 址: <http://www.hwbs.com.cn>

信 箱: hwbs@sina.com

电 话: 总编室 010-58336255 发行部010-58336277 58336265

责任编辑010-58336229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

开 本: 155×230 1/16

印 张: 13

字 数: 170千

版 次: 2010年9月第1版

印 次: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00001-10000册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075-3262-3

定 价: 28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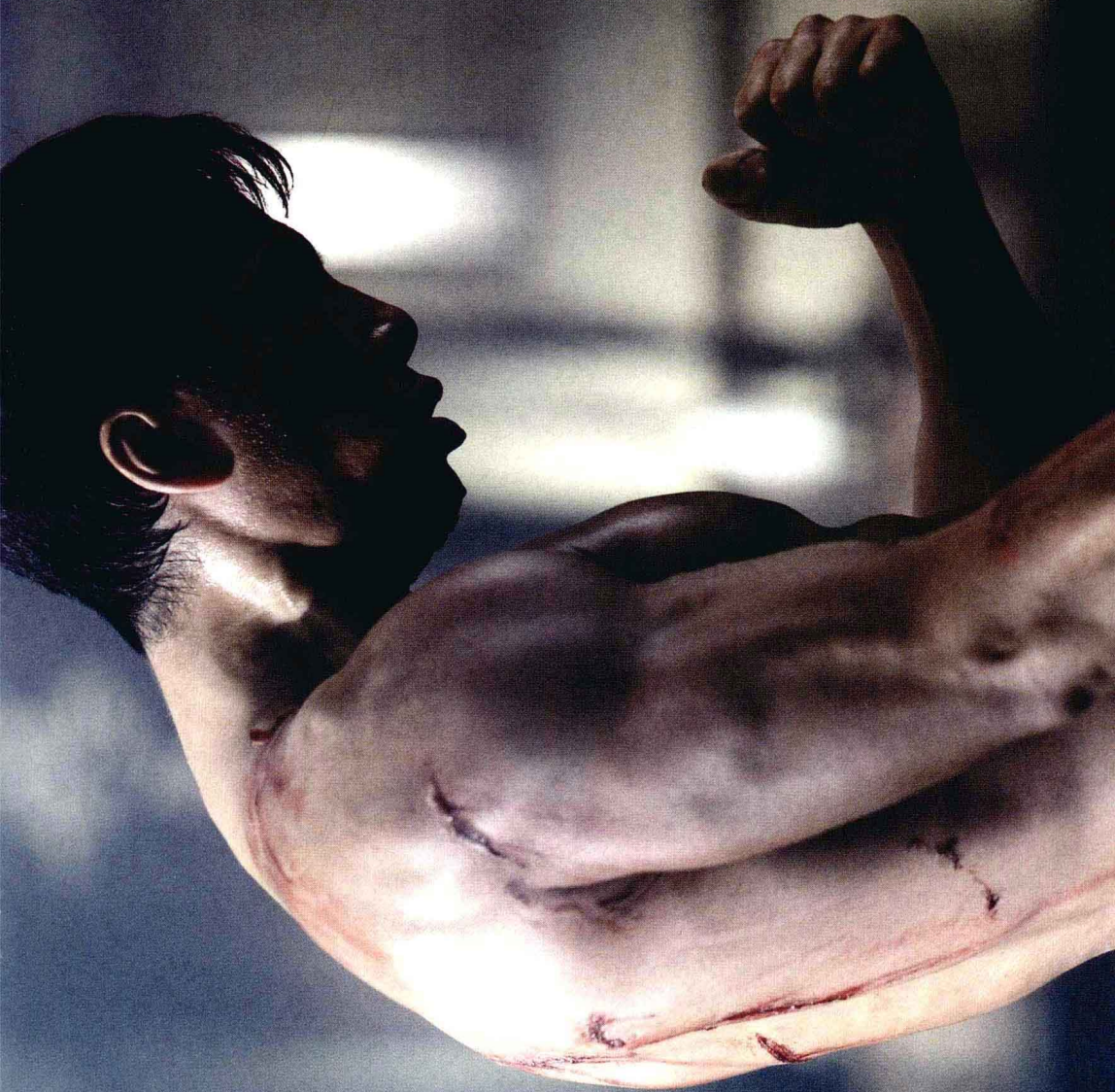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滚滚的浓烟遮掩住了苍茫的天空，大地上到处都是死尸，零星的枪炮声消失在夕阳里的时候，人们才从战壕里露出了一张张灰头土脸的面孔。最先向外张望的不是法国人，而是一串中国人，每个人都是一脸乌黑，已经分不清楚是土还是血。这些人是1916年乘坐法国人的大轮船来到这里的，他们来到这里就获得了钱和枪炮，然后为外国人的土地和生命参加战斗。大刚是其中年岁最大的，所以，成了这帮华工的头儿。猴急的文宝已经蹿出了战壕，却被他一把搂了回来。

“他娘的，你不要命了，万一有冷枪怎么办？”大刚啐了一口，靠在战壕前面，用一年多来自己积累下的经验看了看外面，确定德国佬确实已经撤退了。他放开胆子看了看周围，发现所有的法国兵都还藏在战壕里，连个抬头的都没有。大刚转回身来，一旁的常满赶紧递了根烟到老大哥的手里，“他娘的，这帮法国佬真屌，德国鬼子都撤了，连出来喘口气都不敢。”说着话，大刚点着了烟。

常满苦笑了一下，“可不是咋的，要不咋这么快就冲到第一道防线



上了？前线的那些法国佬恐怕放了两枪就跑回来了。”

“刚刚我好像看到炮弹都飞到第二道防线去了，”来喜说，“看这样子，德国鬼子今天是铁了心要攻过来了。”

“想那么多有个鸟用，”福海说着拿出了烟袋，“吧嗒吧嗒”抽上了，“赶紧把弹药运上来，再派几个法国丘八来当炮灰是真的。”

大刚看了看天色，叹了口气，“今天德国鬼子的损失不小，晚上要开始增兵，恐怕是不会进攻了，不过到了明天难免又是一场恶战。”

说这话时，才传来了一些法国人的说话声，然后，几个法国大兵在长官的叱喝下慢慢钻出了战壕，弓着腰在战场上巡视。这时候，天上传来一阵巨大的马达声，几架飞机从烟雾中飞了过去。地上的法国士兵冲着天上骂骂咧咧了几句，简单清点了一下战壕近处的阵地，就急忙又钻回到了战壕里。

文宝怔怔地对着天空发了一会儿呆，然后捅了捅来喜，“来喜哥，你说，法国人发明这天上的玩意儿干啥，打仗的时候全让德国鬼子敲下来了，打完仗才敢露头出来，这自己吓唬自己啊？”

来喜啐了一口，“你担心这些干啥，还是想着早点儿吃晚饭吧！”

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对面阵地上的德国人果然再也没有发起进攻。晚些时候，法国厨娘安尼斯和劳拉给这帮外乡人送来了他们的晚餐，和战场上的法国官兵们不同，这两位厨娘对来自中国的战士满怀感激与怜悯，总是会悄悄带一点儿美味的甜点给他们，要知道，这些“高档”的食品可是只有法国的军官才能吃到的。华工们刚刚跟厨娘们寒暄几句，才吃了几口饭，就听到远处传来了哨声，急忙放下手里的饭菜赶往宽敞的堑壕里集合。一个带着大檐帽的法国军官已经站在了那里，弓着腰的翻译笑眯眯地站在一旁，在他们身后，是十几个来自中国的华工，他们都带着崭新的棉质鸭舌帽和军装，但是一双泥脚说明他们也是刚刚从另



一条战线上被替换来。

法国军官叽里呱啦说了一串，翻译随后慢吞吞地说给他们，法国人并没有给随时都有可能被攻破的第一道防线带来法国大兵，而是再次派来了充当炮灰的中国华工。很快，战壕里就热闹了起来，中国人叽叽喳喳地聊起天来，他们无不在用脑子里掌握的所有表达愤怒的词汇咒骂着法国军官。原来，这帮华工刚刚才在另一面的战线上打完一场恶仗，法国人本来答应让他们休息一段时间，谁也没有想到上午换了一身衣服，晚上就被带到了这里，几乎所有人都义愤填膺。

到法国来的华工大部分大字不识几个，而在新来的几个人里，有一个叫齐天元的，却是个难得的书生，多少识得几个字、会写几个字。这让华工们很高兴，他们都想着哪天打仗的间隙，就拜托齐天元写信给家里人。齐天元一口应下了大伙，然后他就揣着手蹲在一旁，听着华工们天南海北地聊天，他们的聊天离不开中国，离不开自己的家乡，只有淘气的文宝，会说法国的女人和难以下咽的饭菜。

到了晚些时候，因为一天的激战，很多人都累了，就在战壕里找个地方睡了，相熟的几个人还在战壕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。常满掏出剩下的半盒烟，把它们散给战壕里的几个人，他到齐天元身边的时候，才发现在齐天元身后的阴影里还躺着一个人，他盯着夜空，非常安静，以至于大伙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。

“朋友，你抽烟吗？”常满把烟卷伸了过去。

齐天元看他的朋友没有理常满，就替他回答，“他不抽烟。”

“哎，天元，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啊？”一旁的文宝问，“从刚才来了他就躺那，连一句话都没有说。”

“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，”齐天元笑了笑，说，“只知道他在战场上从来都不要命。”



“是个亡命之徒吗？”大刚皱了皱眉，“那么，他不要回到家乡去了吗？在这里的人，虽说个个都是将脑袋挂在了裤带上，但没有一个是想死的，大家都想着能够回到中国去，回到老婆孩子身边。”

“回到中国，”齐天元喃喃地说，“中国，现在还是我们的中国吗？”

“怎么了？”来喜跳了起来，“我们在法国能够把德国鬼子打跑了，回去还不能打跑小鬼子吗？”

“别嚷嚷了，先想着怎么活着吧！”大刚斥了一句来喜，转过身对齐天元说，“天元，那我们怎么称呼你的朋友啊？”

“什么都行。”躺着的人淡淡地说出了这句话，他似乎是说给夜空听，也似乎是说给周围的人听。

在他们谈话的时候，一旁的福海始终都沉默着。文宝说齐天元跟那个沉默的男人是朋友，说实话，也只有他这样不动脑子的人才会贸然地说出这样的话。齐天元和那个男人，是怎么看也不像是朋友的。齐天元虽然穿着跟他们一样的衣服，但是始终保持着一种温文尔雅的微笑，哪怕是跑到一旁去拉大便找石头擦屁股的时候，也保持着一种和他们不同的气质。他是个读书人，应该是读过私塾的，会用铅笔写几个这里的人都不认识的字，福海和其他人不一样，他是过来人，走过西口，闯过关东，在大车店里见过各种各样的达官显贵和贩夫走卒，他一眼就能看出齐天元眼神里的不羁和紧迫，那是个矛盾的男人，他可能比这里的任何一个人都珍惜生命，但是又比这里的任何一个人更豁达。

可是不知怎么回事，福海总是觉得那个躺在齐天元身边的男人非常眼熟，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他的面貌。福海眯缝着眼睛，叼着烟袋杆欠了欠身子，看着他的五官，愈加觉得似曾相识，但还是想不出来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见过这个陌生的男人。他看起来面庞坚毅，虽然面庞上

有着难以言说的迷茫，但是如炬的目光还是给人带来莫名的恐惧。

福海在回味着齐天元刚刚的话，想着是什么样的事情，让这样的男人来到战场上，将生命和梦想都交付给异乡。夜里的风很冷，华工们三三两两的靠在一起睡着，没有枪炮声的安静和恬然的睡眠对于他们来说是无法比拟的享受。福海敲掉了烟袋锅里的烟丝，闭上眼睛，念着已经有些模糊的家乡，就这样打起了瞌睡。

似乎就是刚刚进入梦境，忽然，大地开始嘶吼，他被翻转的阵地推了起来，炮弹就落在战壕四周，尘埃和沙砾在周围飞溅，巨大的枪炮声让福海的耳朵顿时聋掉了。他看着大刚在冲着华工们大吼，却完全不知道他在吼些什么，他想抬头看看天上的太阳，却发现只剩下了浓密的烟雾和墨色的云层。

昨天躺在齐天元身边的男人咬了咬牙，率先拿起枪俯身在战壕里迎着德国人的火力进行射击，法国人的炮火终于开始反击，等到有了片刻的空隙，华工们纷纷直起腰板向着外面射击。忽然，一颗德国炮弹钻进了华工们的战壕里，伴随着一声巨响，文宝眼睁睁看着几个人就那么飞到了天上去，再也没有下来。饶是已经见惯了惨烈的场面，文宝还是被吓得一时呆住了。一旁的来喜“啪”地打了文宝一耳光，“愣啥呢，你不要命啦？”说着按住他的头，把他塞到了战壕里。

接着，飞机引擎的声音掩盖了战壕里所有的动静，华工们抱着头窝到了战壕里。德国飞机咆哮着俯冲下来，向着华工们的阵地发出猛烈的进攻，尘土四处飞溅，大家被呛得都难以呼吸，很多被飞机火力击中的华工，立刻就丢掉了性命。齐天元几乎是身体贴在了战壕里，可是忽然觉得一个什么东西穿过浓烟飞了过去，他用余光一扫，看到那个不多话的人居然扛着一把机枪冲了出去。那个男人的身影跑得很快，片刻就消失在了齐天元的眼前，忽然，一阵急促的机枪射击的声音从远处传来，